

為國乒眾將鼓掌

如是我見
朱昌文

早前在韓國釜山舉行的二〇二四年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，香港電台連續多日電視直播賽事，受到眾多球迷的歡迎，筆者作為一名乒乓球愛好者，也先要給港台點個讚。

始於一九二六年的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，是國際乒乓球聯合會主辦的一項高水準的乒乓球大賽。

今屆賽事，中國男女乒團選手沒有令廣大球迷失望，他們頑強拼搏，衝破重重險關，最終，中國男乒團三比〇擊敗法國隊，獲得世乒團體賽十一連冠。而中國女乒團也不遑多讓，她們在落後的情況下，絕地逆轉，以三比二戰勝日本隊奪冠，實現了這項賽事的六連冠。賽事結束後，國際乒聯在釜山會展中心舉行了頒獎禮，樊振東、孫穎莎分別當選二〇二三年度最佳男、女運動員。

筆者在電視上連看多場比賽，深深覺得中國男女乒團雙雙衛冕奪冠確實不容易，原因是近年各國乒乓球選手的球技都大大提高，而且打法變化多端，攻勢凌厲，而且選手當中不少有獨特的「撒手鐮」，對手難以應付，幸好國乒眾將的過硬本領高強，心理質素優良，意志堅毅，善打「逆境波」，往往在暫時落後或勝負關頭的重要時刻，他們不會手軟，而是沉着應戰，大膽搏殺，這樣往往能化險為夷，最後取勝。

在這次賽事中，看到不少令球迷心弦震盪的激戰場面。例如女乒決賽戰，世界排名第一的孫穎莎打頭陣，面對十五歲的日本小將張本美和，結果直落三局取勝，先拔頭籌。第二場世界排名第三和東京奧運女單金牌得主陳夢，大戰世界排名第五的日本早田希娜便遭遇滑鐵盧，先贏首

局，隨後連輸三局落敗。第三場，日本隊由世界排名第十八位的平野美宇再下一城，直落三局擊敗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藝迪，比數反超二比一。第四場，國家隊派出孫穎莎大戰早田希娜，同以直落三局取勝，大分比數二比二平手。決勝戰陳夢惡鬥張本美和，這就考驗陳夢的能耐了，勝負就繫於這一場，對她來說，壓力之大不難想像。第一局，陳夢似不適應對方打法，先以四比十一較大比數輸掉，這時我不禁為陳夢感到有點擔心，幸好她沒有氣餒，在賽場眾多華人球迷一齊高叫「加油！加油！」聲中，只見她抖擻精神，沉着應付，調整打法，結果連贏三局驚險反勝，替國家隊以三比二奪冠，取得六連霸佳績。

又如男團決賽，中國男團雖以直落三場戰勝法國，但當中也有扣人心弦的場面。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東，在第二場對法國小將艾利克斯·勒布倫，雙方旗鼓相當，多次互相離恰對抽十多大板，你來我往，打得十分精彩，出乎球迷意料之外，樊振東輸掉第一局。第二局他調整打法扳回。第三局勒布倫再取勝，比數為二比一。如果樊振東再輸一局，這一場就輸了，幸好他及時調整打法，勇敢搏殺，贏回第四、五局，終以三比二險勝對方。

同場國乒老大哥馬龍上陣對西蒙·高茲，開局不利，以七比十一先輸一局。不過，球技高超、比賽經驗豐富的他，奮起力拚，連贏三局，以三比一逆轉取勝，為國乒拿下取勝一分。至此，國乒男團以三比〇戰勝法國隊，成功實現世乒賽男團十一連冠。

觀此次世乒團體錦標賽，中國男女乒團憑着堅毅的意志、充足的信心，頑強拼搏，打出中國風格，取得佳績，令球迷盡歡顏，讓我們齊為國乒眾將鼓掌歡呼，並期望中國乒乓健兒今年七月出戰巴黎奧運再創輝煌！

飛天的暢想

自由談
東瑞

整理舊照片，一張變黃的黑白照片，進入眼簾；三十餘年前的往事，又重上心頭。那時，我被任職的機構裁員；上世紀

八十年代末，工作難找，心很是失落。於是攜同妻兒到馬來西亞散心，那裏有不少文友。

當時兒子十一歲，女兒四歲，得到文友們的热情照顧。我們一路北上，經過怡保，在檳城小遊。有日我們到檳城的升旗山遊覽，有個專門在景點為人拍照的攝影師走過來，推銷其攝影術，還給我們看飛天的樣板。背景竟是整個檳城的地面大背景，一個人張開雙手飛翔在檳城上空。效果真不錯，於是我們決定拍攝。攝影師讓我躺在公園地上的一塊巨石上，讓妻和一對小兒女騎在我背上做飛翔狀。第二天下午，收到攝影師送到的照片，我們一看很滿意。

這張照片令我浮想很多，聯想到瑞典著名作家、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塞爾瑪·拉格洛夫寫的《騎鵝歷險記》，阿拉伯《天方夜譚》裏的坐飛毯飛天；中國《西遊記》裏的孫悟空一個跟斗飛到十萬八千里外，敦煌也早就有飛天的傳說。飛機作為交通工具，也早不是什麼新聞。二〇二四年，是甲辰龍年，令人遐想更多。如果世界上真有龍，我很希望可以騎龍飛翔，飛越大地萬千陌陌人家，俯瞰這個世界。

我希望帶一個隨身的百寶魔箱，要什麼有什麼。我希望騎龍飛越俄烏、巴以地區，那些飛來

飛去的炮彈，在我按下遙控器的鍵鈕之後，飛進我的魔箱，頃刻之間化為一股輕煙，變成烏有物。然後再按另一個鈕，地面所有戰區燃燒着的大火，被人造雨淋滅；而那些被導彈擊中而倒塌的一棟棟高樓大廈恢復原樣。所有的戰爭廢墟，化為住宅區，周圍被蔥翠碧綠的花園替代。

我渴望騎龍飛越地球上一個個大森林，看到因為氣候變化關係，好幾處在燃燒，百獸倉皇逃遁，火舌逼近民居，頓時嚇了一跳。怎麼辦？沒想到我的百寶箱連這類滅火器也得準備，忽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頭，不是有孫悟空的手機號碼嗎？我很快一撥，悟空兄馬上心領神會，見他瞬間來到我跟前，一腳踩在雲上，一腳騰空，一手往耳邊拔了一根毛，向空中吹了吹，突然翻了一個跟斗，就看不到影子，但也只是半杯茶功夫，他就飛回咫尺之近，手中多了一把巨大的鐵扇。我知道他又跑到鐵扇公主那裏借扇。孫悟空彎身還轉了一個來回一百八十度，猛力一搨，一瞬間狂風大作，還伴隨了傾盆大雨，風雨控制籠罩下的森林大火一處一處地滅了。

我們繼續飛呀飛，終於飛到香港上空。小龍突然對我說，今年我好開心，大家的新年祝福語或賀詞，都帶有一個龍字，比如龍馬精神、龍精虎猛、龍騰虎躍、龍騰瑞氣等等，反映香港市民希望香港經濟飛躍的願景。

小龍兒載我慢慢降下港島，沒料到已經夜幕四合，萬家燈火。我和小龍兒約定明天再看香港的夜景，明天天氣晴朗，明天一定會更好。



▲驚蟄至，農事忙。



廿四節氣

驚蟄，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三個節氣，說的是溫暖的氣息使蟄蟲從冬眠中漸漸甦醒過來，開始四處活動。另一個意義是春天的真正開始，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將迎來一派濃濃春光。「驚蟄」過後，氣溫和地溫不斷升高，春風化雨，因此自古以來「驚蟄」是春耕的開始。

新華社

幾回夢裏想着它



人生在線 吳捷

情人節，有學生帶自製糖葫蘆來教室與大家分享，說這種「Chinese candied fruit」近日在社交媒體特別火。她做的糖葫蘆，用細竹籤穿了草莓，放在粉紅色托盤上，晶亮可愛。只是外層蘸的是白糖，軟化得「流滴垂冰」。學生們倒是吃得津津有味，我卻思念起北京的冰糖葫蘆。

糖葫蘆，北京一景。昔日大柵欄、東安市場、老戲園子和胡同裏，從中秋到來年初春都有糖葫蘆賣。山藥、山藥豆、橘子瓣兒做的很常見，但以山楂為正宗。華北盛產山楂，北京稱「山裏紅」、「紅果兒」，入秋成熟，紅紅艷艷，但偏酸，通常不白嘴兒吃，而是加糖，做元宵餡兒、山楂糕、果丹皮、糖葫蘆。糖葫蘆的山楂紅似胭脂，冰糖亮如琥珀，拿在手裏神氣十足，咬一口，香、脆、甜、涼，微微泛出新鮮的清酸，所以常用來哄小孩兒。溥儀《我的前半生》寫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年）舊曆十月二十日，慈禧欽點不到三歲的他繼承大統。睡眠惺忪的溥儀被抱到慈禧面前，一見彌留之際的「老佛爺」，嚇得嚎啕大哭。慈禧命人拿糖葫蘆來，被溥儀一把摔到地上，慈禧頗為不悅。

從前逢年過節，北京各處掛起懸着明黃絲線的大紅燈籠時，就有小販扛着插滿糖葫蘆的稻草墩兒串胡同吆喝：「葫蘆……剛蘸的呀！」當年我步行上學，從家到學校之間有三四位老人，各守一輛小木車。夏天車裏用棉被捂着雪糕和「北冰洋」汽水，秋冬車上插滿糖葫蘆，都罩在玻璃匣子裏以遮擋塵沙。放學時分，小學生就像待哺的雛鳥，嘖嘖喳喳把幾輛小車圍得水洩不通。然後你吃一口我的雪糕，我咬一顆你的糖葫蘆，說說笑笑，各回各家。

梁實秋離開北平後，特別想念東安市場「信遠齋」的糖葫蘆，每顆山楂碩大無比，不用竹籤，放在墊了油紙的紙盒中售賣。上世紀九十年代老歌《前門情思大碗茶》，閻肅老師作詞，前半段唱的是「我爺爺」，北京窮人家的孩子，「吃一串兒冰糖葫蘆就算過節。」後半段，「如今我海外歸來，又見紅牆碧瓦，高高的前門，幾回夢裏想着它。」前幾年回北京探親，見「稻香村」的冰櫃裏有糖葫蘆。睽違已

久，買來一嘗：「嘿，就是這個味兒！」糖葫蘆吃了幾十年，最好吃的還是胖婆婆做的糖葫蘆。

胖婆婆是在我的小學附近賣糖葫蘆的老人之一。她花白頭髮，手藝超群。別人做糖葫蘆，無非以竹籤穿山楂再蘸糖而已。她卻把洗淨的山楂攔腰切開，去核，於上下兩半之間填滿豆沙餡兒，餡兒周圍再黏一圈白芝麻。一顆顆做得了，竹籤穿起，接着熬糖。王敦煌《吃主兒》說熬這種糖是個技術活兒。鍋燒熱，放少許油。油多了不黏，糖蘸不上；油不夠，糖不亮，吃起來不脆。俟油稍熱，下碎冰糖。糖溶，鍋中泛起泡，待小泡將失就趕緊逐根蘸糖葫蘆，注意火候，別把糖熬老了。胖婆婆獨一無二的夾餡兒糖葫蘆，五毛錢一串，不比別家的普通糖葫蘆貴多少。她的兒子跟我父母在同一部門工作。每年開春節聯歡會，工會都要向胖婆婆訂購兩百來串糖葫蘆，所以節前她很要忙一陣。

胖婆婆的手藝也許是有借鑒傳承的。高陽《瀛台落日》寫到，慈禧令人拿來哄溥儀的，是「好長一串嵌了棗泥、松仁的冰糖葫蘆。」雖為小說家言，卻事有所本。唐魯孫說北平東安市場「隆記」的糖葫蘆，用大山楂嵌豆沙，豆沙餡兒上用瓜子仁貼出梅花、方勝、七星等花式。山楂不值錢，糖也不貴，一串糖葫蘆賣不了多少錢。但如此簡單的食物，有心靈手巧的人願意花心思，琢磨出更好看、更好吃的種類。有時聽大人們說起胖婆婆，「做個糖葫蘆也這麼用心。」我也對她心生敬意。



▲冰糖葫蘆是源自京津地區的一種傳統小吃。

資料圖片

離鄉



人與事 林中洋

令我想起那些從這裏啟航去外面的世界尋找幸福的人們，儘管這些人大都是乘坐遠洋輪船離港的。

從一八二一年到一九一四年，背井離鄉去遠方的歐洲人有四千四百萬，其中僅從不來梅港一地出發的就有七百二十萬人，不來梅港也因此成為德國最大的移民碼頭。

十九世紀對於歐洲人來說是一個動盪的世紀；工業革命帶來了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，人口的大幅增長與社會變革造成了失業率的高升、土地的缺失和機會的不均等，而這時，美國、加拿大、南美和澳

洲卻以工作、薪水、田地、權力和麵包誘惑着困境之中的歐洲人，移民狂潮就此拉開序幕。二十世紀的時候，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歐洲各國對猶太人的壓制和排擠，更使得這移民的潮流得以繼續。

古往今來，有多少人出於對現實的無望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而背井離鄉，在交通尚不發達的年代，這樣的別離無異於一場生離死別。在中國，自古以來也有不少人飄洋過海，去遙遠的世界謀生，但是，他們離家的時候，多少還是帶着有一日能夠「衣錦還鄉」、「葉落歸根」的夢想。但是這些歐洲人不同，他們走的時候就不想着再回來了。

到了異鄉，等待他們的並非是蜂蜜與白糖。經過了幾個星期的艱苦航行，在終於到達彼岸的時候，迎接他們的是嚴格的入境審查和身體檢查，尤其是三等艙的乘客，受到的待遇就更為嚴苛。譬如紐約的埃利斯島，就是移民們接受審查和等待入境的地

方，在這裏，他們有時要等上好幾個月。

對於第一代移民來說，在新世界裏站穩腳跟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。在每一位移民的身後，都有一個充滿辛酸與血淚的故事。不來梅港的紀念館裏，有一個類似檔案室的展廳，靠牆的一面是層層疊疊的小抽屜，每拉開一個，裏面就是一位移民的生平。忽然之間，抽象的「移民之潮」變成一張張具體的臉孔，一場場有血有肉的人生。

港口的小廣場上有街頭樂師在奏樂，悠揚的小提琴如泣如訴，竟然是薩拉薩蒂的《流浪者之歌》，我不禁停下了腳步，迎着早春的陽光，閉上眼睛，靜靜地聆聽起來。

一個人離鄉，原因多種多樣，有的人是出於生活所迫，有的是想去找詩與遠方，這其中的經歷與滋味，只有各人自己知道。在異鄉度過的歲月裏會有很多留在家鄉的人無法想像的艱辛，但是也有很多別人無法體會的快樂，不管怎樣，我想，只要無悔，那就是值得的吧。